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日
本
文
学
论
集

刘振瀛 著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日
学	本
论	文
集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刘振瀛 著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论集

刘振瀛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25 千字

1991 年 2 月第一版 1991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700 册

ISBN 7-301-01403-1/1·231

(平) 定价：4.80 元

序 言

林 林

近年来，日本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比过去有所进展，比其他国家文学的研究等情况较为活跃些。在这方面，刘振瀛先生一身兼三种工作——研究、翻译和教学，都做出卓著的成绩。他首次设课，较早编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教材，培养多批的本科生、研究生。他治学谨严，工作勤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在日本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这部《日本文学论集》，从所列的题目看，都是日本文学中比较基本和主要的问题，是应当理解和讨论的问题。我读他的评论和译作，得益良多。所以，乐意向亲爱的读者们介绍这部论集。

日本古代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约于1004—1009年写成），是名闻世界的长篇小说，比我国的长篇小说早出现三百多年。这部书是描写平安朝中期贵族世界（特别是精神世界）的画卷，显示贵族阶级衰落的内因。《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抓住物语的主要环节，来显示它的主题。论述古代王朝贵族男女的爱欲生活，上中下层众多的妇女怎样被玩弄而处于种种不幸的境地。该书写出当时主导的思想是佛教思想，碰到失意，便是出家，寄托来生。最后部份，写名叫浮舟的女子，因不堪夹于两个赫赫贵族的纠缠、投河自杀，被人救起，弄得求死不成求生亦难，于是削发为尼。我最爱《源氏物语》这第五十一回《浮舟》。这个故事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日本的学者对《源氏物语》的女性颇感兴趣，进行研究，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书籍。当然他们不仅从道德方面看待妇女的遭遇。

《平家物语》是中世物语的高峰，作者不详，约写于1219—1242年，记述1156—1185年源氏、平氏两武士集团的争战，反映了日本古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过程。平安朝贵族温文纤弱、含情脉脉的格调，为武士披坚执锐，豪雄刚劲的形象所代替。《平家物语》这巨大的战记小说的出现，比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早一百年以上。本书《试评日本中世纪文学代表作平家物语》一文，较全面地做了评论，特别着重在平家由盛而衰，讲出平家因劣而败，源氏因优而胜的原因。《物语》一开头就显示出佛教思想，其中也带有儒家思想。振瀛先生又指出，平家物语的武士精神道德、反贵族阶级、尚武功、重廉耻、声名、俭朴等等，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只是愚忠、绝对服从、僵化没有进步性绝不相同。这是他的比较研究的观点。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理论 and 主要作家，本书也有论述。首先是坪内逍遙（1895—1935）在27岁时写的《小说神髓》（1885），这是我们研究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及其演进不可缺少的一课。坪内氏主张要从“劝善惩恶”的封建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小说的主脑在于人情，世态风俗次之。”又说：“小说家近似心理学家。”文学的价值在描写人的性格与心理和社会的真面目，反对以善为主体的功利主义，代之以真为主体的启蒙思想。振瀛先生曾按坪内的文风译《小说神髓》中《小说的主眼》、《小说的裨益》两章（见《日本学》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坪内逍遙培养了一批文学、戏剧人才，开了风气之先，被当时人士誉为“破晓的晨钟”。其次是关于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振瀛先生指出自然主义许多错误的理论，认为提倡“单纯的记事实录”造成“私小说”的流行，阻碍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文中还介绍了当时夏目漱石、森鸥外二人对自然主义理论的抨击，同时，澄清了为某些理论家弄混了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异。

对于日本近代文学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论述了下列几位，给读者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当然，有研究热情的读者，还可阅读他们的作品及别人对他们的评论，获得深广的理解。

二叶亭四迷（1864—1909）受坪内逍遙《小说神髓》的刺激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影响，写了名作《浮云》（第一部至第三部，1887—1889），是剖释明治维新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的作品。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二叶亭说过：“小说家的职责是要道出人生的真谛。”可见他的作品是依他的职责来创作的。要补充说一下：二叶亭又是翻译屠格涅夫著作的名家，曾译《幽会》（《猎人日记》部份）、《邂逅》（即《二个会面》）、《浮萍》（即《罗亭》）等作品。据说，正宗鹗曾认为，日本的近代文学是由《幽会》的影响而开始的。

樋口一叶（1872—1896）18岁时父亲去世后，就肩负着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费用，她的艰苦可想而知。她深切同情人民，描写封建压迫下的妇女悲剧，控诉明治时代男权社会的统治，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佳作，成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的开拓者。在男作家称雄文坛的年代，她能取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可惜她在24岁时便因肺病与世长辞。评论家把她比做一颗闪耀美的光辉的彗星。

夏目漱石（1867—1916）受西方启蒙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经国济民、高蹈反俗的影响，在创作上走了现实主义的曲折道路，作品很多。各个时期的作品各有不同的主题思想。他厌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虚伪、欺诈的现实，了解日本上层知识分子看不到前途的苦恼心境。他的思想还是积极的，强调作家有对社会的责任。1906年给弟子铃木三重吉的信中说得更动人：“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搏斗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振瀛先生从不同角度写了好几篇对夏目漱石的评论，亟力推崇夏目漱石对日本与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岛崎藤村(1872—1943)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破戒》(1906),是因部落民(又称贱民、秽多)在社会上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而为部落民取得社会民主地位呼吁的作品。不少评论家,把《破戒》列为自然主义的优秀作品,(如西乡信纲等著的《日本文学史》的论点),振瀛先生从作品对现实所表现的态度,把它归为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佳作(见《〈樋口一叶选集〉前言》)。又说:“它不愧为近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洋溢着民主精神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见《破戒·译本序》)我们应当这样看待:《破戒》是岛崎藤村抱着“人生是大战场,我也是从军记者”的信念写出来的,记者对于是非,有所评论。

小林多喜二(1905—1933)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地进行自我变革的一生。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振瀛先生为有人责难小林多喜二作品的政治气味太浓而进行辩护,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他在艺术上取得凌驾同时代其他作品的独特成就,也是一面最光辉的旗帜。”他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而且在日本人民斗争史上留下辉煌的业绩。的确,如果否定了小林多喜二作品的主题思想,那也就抹杀了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激荡的年代与进行斗争的人民了。

除了论述古典长篇名著和近代杰出作品与文学理论之外,振瀛先生还翻译介绍了日本著名的古典文艺理论,如藤原定家著《每日抄》与世阿弥著《风姿花传》,前者是主张和歌理论的要旨在于“有心”,即要求和歌要充满“衷感顽艳”的情慷,反映了古代日本贵族的审美观。后来又名《花传书》,是作者总结长期能乐舞台经验,训练演技的艺理著作。这两部文论,文字古典,较难翻译。两篇文论的注释,没有博览群书的丰富知识,不易做到。在谣曲《熊野》的译作上,他于多方说明谣曲(歌舞剧能乐的台本)的艺术特点之外,对熊野(《平家物语》平宗盛的爱姬)的唱词,运用了韵文散文融合的技巧,可读性很高。

日本文学对我们来说，还有广阔的领域，值得去钻研探讨，继续努力工作，如果振瀛先生不是病魔过早夺去他的生命，必定会有新的研究、译作和教学成果。我在这里，补说了读这本书稿一些粗浅的心得，要是亲爱的读者能够有点启迪，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990年11月19日

目 次

序言	林 林
《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	1
试评日本中世纪文学的代表作《平家物语》	17
谣曲的素材、结构及其艺术特点（附谣曲《熊野》）	38
坪内逍遙和《小说神髓》	63
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	75
中日技艺观比较	97
《夏目漱石选集》前言	126
《哥儿》译本序	145
《后来的事》译本序	159
《我是猫》笑的剖析	169
夏目漱石的艺术书简	187
夏目漱石的思想与前期鲁迅思想	193
中国ご高く評価される夏目漱石	212
《樋口一叶小说集》前言	233
《二叶亭四迷小说集》译本序	244
《破戒》译本序	254
《小林多喜二小说集》译本序	266
《日本戏剧概要》序言	276
自传	284

《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

绣幕深垂，名香氤氲，烛昏影暗，裙裳窸窣，这是《源氏物语》中描写的平安时期宫廷贵族男女窃窃私语的世界。在这种五光十色、浮华夺目的帷幕后面，不时传出男贵族们恣情纵欲的无耻欢笑声，也不时传出呻吟在宿命观下的贵族妇女的低低啜泣声。在这里，一切疯狂的权势追求，一切肮脏的政治阴谋，一切纸醉金迷的行乐，一切荒诞愚昧的迷信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披上了文雅风流的外衣，都围绕着男女贵族爱欲生活而展开。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平安时期的贵族妇女这样，成为统治者最无情最丑恶的斗争工具；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期贵族妇女这样，成为最公开最无耻的玩弄对象。因此，透过《源氏物语》所刻画的女贵族形象这面镜子，不难看出平安时期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的本质，不难看出这个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

—

《源氏物语》所塑造的女贵族形象，是平安时期藤原氏“摄关政治”^①的产物。只有了解了具体的时代背景，才能理解这些贵族妇女们的处境与遭遇之所由来。那末，藤原氏摄关政治下的平安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源氏物语》这部长达80余万字的小説，出现在十一世纪初，当时正处于摄关政治的极盛时期，或者

① 摄关政治——日本平安时期（784～1192）中存在的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一种政治形态。由藤原氏一族掌握实际政权。天皇幼小时，藤原氏称“摄政”，天皇成人后，藤原氏称“关白”。

更确切地说，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自夸为“满月无缺损，世独我荣华”的藤原道长，使用种种政治阴谋，排除了本族“藤原北家”（“藤原北家”是道长所属的藤原氏势力最盛的一支）内部的竞争者，成为藤原氏一族的“长老”，登上了“摄政、关白”的宝座，掌握政治实权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之所以能如此，一是依靠藤原氏的门阀血统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由藤原氏世袭“摄关”的惯例；一是利用自己的女儿，构成与天皇的姻亲关系，以巩固、扩张自己的权力。藤原道长本人，就把他的长女彰子，送给一条天皇为后，生下皇子，继位后是为后一条天皇。他又将三女威子送给后一条天皇为后，又把小女儿嬉子送给彰子所生的另一代天皇——后朱雀天皇为妃，生下皇子是为后冷泉天皇。这样，他成为四代天皇的外戚。他利用这种地位挟持天皇，或者使幼冲的天皇登极，或者迫使天皇退位，使得藤原道长父子长期保持权力而不动摇。藤原氏这种利用女儿作为维护和巩固权力工具的作法，并不罕见。当时的贵族阶级将妇女作为趋炎附势，获取晋身之阶的工具，更是屡见不鲜。本书中的明石上的父亲——明石入道就是这一流人的鲜明形象。一些中、小贵族，为了结成与己有利的姻亲关系，经常出于得失的打算来决定妇女的命运（如书中写左近少将遗弃浮舟改娶他女）。此外，他们还尽量利用他们的女儿入宫做女官，或到大贵族家做侍女，以求得某种好处。另一方面，一些大贵族之家，为了使他们的女儿能获得所谓贵族妇女的“高度教养”，竞相招揽才女做他们女儿的侍从女官，以抬高女儿的身价。这种风气，造成了平安时期所谓“才女辈出的时代”。《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①，《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以及和泉式部、

① 紫式部——姓藤原氏，当时妇女多无名字，据说紫式部的“式部”是因为她的父亲官居“式部丞”，“紫”是借用《源氏物语》中源氏的正妻“紫上”来加以称呼的。一说是由于《源氏物语》又名《紫物语》的缘故。

赤染卫门、小野小町等人的出现，就是这样时代促成的。

在天皇的后宫里，充斥着后、妃嫔及名目繁多的女官。她们在母家势力的后援下，争奇斗艳，邀恩固宠。以天皇为首的宫廷贵族，日夜沉湎在声色之中，男女关系十分紊乱。如本书中主人公源氏与他的父亲桐壶帝的妻子——藤壶妃的私通关系，如源氏与朱桐帝所宠爱的尚侍^①胧夜月^②的关系，都说明当时后宫的生活淫靡已极。与这种淫靡生活的同时，后宫中又到处充满了飞短流长、倾轧排挤的争斗。本书开头的第一卷“桐壶卷”中就写了桐壶更衣^③，由于受到天皇的特殊宠爱，又无母家有力后盾，终于遭到众女的凌辱与打击，郁郁而死的故事。天皇置身其间，变成了一个“日夜以泪洗面”的“多情种子”，说明了这个宫廷代表人物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纤弱沉湎。

当时的大贵族们，在贵族的一夫多妻制下，同样过着极端放纵的爱欲生活。当时的婚姻习俗，结婚而不具备家庭形式，婚后，除非男贵族愿意将女方迎到家中，否则妇女仍留在母家。这种习俗助长了男贵族朝三暮四、尽情纵欲的可能性，给妇女带来无穷痛苦。同时，当时贵族妇女自幼养在深闺，处在灯昏影暗，帷幕深垂之中，为乳母、侍女所围绕，决不允许她们与陌生男子相见，甚至不许与家中的成年男子相见。当时“见”与“相见”这个词，意味着男女之间的关系。男贵族为了满足爱欲的要求，要捕风捉影地到处去寻求他求爱对象的线索，在得到线索后，往往要通过贵族妇女身边的侍女，送去求爱的书信与和歌，而妇女为了不丢掉贵族妇女理应具备的“高贵教养”，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以

① 尚侍——宫中女官的职称。

② 胧夜月——妇女借用的称呼。大多借用作品中与该妇女有关的和歌中的词句。

③ 更衣——天皇妻子的品位称呼，次于后、妃。人数四人至十数人。

“和歌”作答。男贵族则只能从女方回答时的书法、和歌等等，对女方的教养与趣味进行种种猜测与判断。一旦两人的关系成立，男贵族也只能乘夜前往，未明而归。本书中源氏与末摘花^①结合后，为了窥见她的容貌，煞费了源氏一番苦心。这种种习俗，使得男女贵族的关系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助长了男贵族的猎奇心理。在男女双方结合后，由于贵族不只保持对一个妇女的关系，结果使得这些妇女无一不在嫉妒、懊恼或悲叹中度日。平安时期的上层贵族，他们高踞在中央，坐享全国巨大财富，他们将实际的政治事务委于下层贵族及地方官吏之手，日以继夜地沉湎在这种消魂荡魄的男女爱欲之中，稍有不如意，则慨叹人世之虚幻，诸行之无常，其精神之堕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源氏物语》中描写的贵族男女爱欲生活，是在极其豪奢的贵族生活，极其绚烂的贵族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的。书中反复出现的对于宫廷贵族们豪华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殿舍、服饰、用具以及他们的四时行乐，无一不表示平安贵族的生活是建筑在古代天皇制及庄园制的剥削关系之上的。事实上，藤原氏之所以能维持其“摄关政治”达二百余年之久，其经济基础主要依靠从庄园制掠夺来的大量财富。特别是藤原道长专政时期，拥有遍及全国的庄园，使得当时的人发出：“天下土地悉为一家领有，其所谓无立锥之地坎。是可悲也”（《小右记》）的慨叹。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古代律令制国家的逐渐解体，是古代统治者对农民的苛敛诛求，特别是由于统治者不断兴建规模巨大的宫室、寺院，给古代农民造成极大的徭役负担。农民们以大规模的“逃亡”来进行反抗，兴起于地方的豪族，乘机招纳流亡者，开垦荒地，侵夺公田，据土地为私有，出现了遍及全国的大小庄园主。这些庄园主，为了逃

^① 末摘花——一种可以做胭脂的红色花。由于这个妇女容貌丑陋，红鼻头，源氏在赠给她的和歌中利用“末摘花”来嘲她，因以“末摘花”来做这个妇女的代称。

避他们的私有土地被地方政府所没收，将他们的庄园以“寄进”的形式，把名义上的所有权送给中央大贵族，奉他们为“本所”或“领家”，自己则甘居于庄园的管理者“庄司”的地位。这样，他们的私有土地不但免于被没收，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些中央大贵族的权势，取得“不输不入”^①的特权。作为代偿，这些地方的土地私有者，向中央大贵族缴纳种种贡赋及提供大量的“劳役”。以藤原氏“摄关”家为首的大贵族，就是利用这种寄生的庄园收入，过着极其纵欲、极其奢靡的生活的。本书中在描写柏木之死时，源氏送致赠金黄金百两（《横笛卷》），秋好中宫^②为了年终祈福，给寺院布施了绢四百匹、布四千端（《若菜·上》），这些都反映了中央大贵族的巨大财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财富的集中，由于古代律令制国家的日趋崩溃，使得中小贵族阶级感到再也不能凭他们的才干获得晋身之阶，他们要么阿谀逢迎，奔走于藤原氏之门，要么放弃他们的贵族地位，去做地方官，收割民财，走上实利主义。其中有很多人，在地方落户，成为当地的豪族。平安贵族内部的分化与解体，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动荡不安时代，成为整个贵族阶级的精神世界陷入极端空虚的时代。而这一切掩盖在烂熟的、唯美的、享乐的、宗教冥想的纱幕之下，形成了《源氏物语》中所反映的男女贵族动辄萌出家遁世的念头。他们是那样热衷于生活享乐，而一旦失意，又立即陷入一片虚无，只寄希望于来世。当然，贵族妇女的出家，不但表现了整个贵族的空虚无力，也反映了她们深受“宿世业缘”观念的支配，反映了贵族妇女在遭遇种种悲惨命运之后，唯一可以用来麻醉自己的“出路”。

① 不输不入——“不输”是指不向当地政府缴纳贡赋，“不入”是指地方官吏不能进入庄园内贯彻政府的法令。

② 中宫——相当于我国的皇后。

二

《源氏物语》虽是以男主人公光源氏的一生为主线的作品，但作者着力描写的、并在形象塑造上取得高度成就的，却是围绕着光源氏一生展现出来的贵族妇女群像。同是贵族妇女出身、又富有内省精神的作者，取得这种成就，无宁说是当然的。

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明显地带有双重性。对光源氏这个宫廷贵族的“理想人物”，处处采取了肯定、美化的态度。作者之所以如此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毕竟出身于贵族阶级，当时“物语”的读者也只限于贵族阶级。阶级及时代的局限，使作者不可能从正面否定源氏这个贵族阶级代表人物，如果这样做，那将意味从正面对本阶级的整个否定。但是当作者一旦把锐利的目光，转向源氏的爱欲对象以及所有的其他贵族妇女身上时，作者观察现实的眼界就豁然开朗起来，犹如一艘在迷雾中的航船，一旦风吹雾散，自然显出两岸的无数青峰。这是因为作者同是贵族妇女，她本人也有着不幸的婚姻体验，加之，出身于“受领”^①阶层的作者，她的不安定的阶级地位，以及她的冷静的、内省的性格，使她自然而然地把同情倾注到同病相怜的贵族妇女身上，特别是那些属于中等贵族阶层的妇女身上。

所谓中层贵族妇女，包括种种复杂的成分。在作品中源氏所结识的一二十个贵族妇女当中，有半数是属于这一阶层出身的妇女。其中主要人物有空蝉、夕颜、末摘花、明石上等人。她们不像源氏所结识的另一些上层贵族妇女那样，往往牵涉到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与上层贵族妇女的结识，既可能给男贵族带来政治上

^① 受领——日本古代将全国各地分为许多“国”，“受领”即指各“国”的行政长官。赴地方担任实际政务的人，大都属于中层贵族。在中央大贵族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臣仆。

的相互依附、经济上的相互支援的好处，也可能给他们招来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与不幸。为此，作为男贵族纯粹渔色生活的对象，便往往落到中层贵族妇女身上。在这点上，作者是道出了这些上层贵族的心理的。作品在《帚木卷》中，构思了“夜雨品评”这一情节。在一个梅雨淅沥的夜晚，源氏与其他贵公子们在宫中值宿，为了排遣长夜的无聊，他们各自讲了自己的爱欲经历，发表了对贵族妇女的看法。作者借源氏的妻兄头中将^①之口，说出了如下的一段话：

如果其人出于高品之家，就会娇生惯养，缺点都会被隐瞒下来，自然显得人品高贵；唯有出于中品之家的女子，她们各自的性情，各自的风致，显露得很清楚，其间优劣，千差万别；至于下品之家的女子，则不足污耳了。

这里所谓的“品”就是指贵族阶级中，上、中、下三个阶层。在这些贵公子们看来，上层贵族妇女是身分攸关，娶这种妇女来做正妻，是为了维持身分门第所不可缺的，但她们性情娇纵，决不是这些贵公子享乐的理想对象；而下层贵族妇女又身分低微，当然不宜招惹；只有中层贵族妇女，身分既不太低贱，又各有各的人性，各有各的才貌及技艺上的特长。不但如此，在她们之中，有的是地道的中层贵族，有的原是由上层贵族由于经济上的不如意，由高贵血统、门第沦落到中层贵族里来的；有的是下层贵族的暴发户，爬到中层贵族里来的。这种具有独自个性的、千差万别的中层贵族妇女，便成了源氏这样出身华贵的贵公子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最理想的猎奇对象，也就是贵公子们逢场作戏、可以恣意加以玩弄而不必担心后果的享乐对象。这些中层出身的贵族妇女，由于和源氏这样的贵公子身分悬殊，既不可能指望做正

^① 头中将——平安时期的官职名。近卫中将兼藏人所的“头弁”（次官），称头中将。这里借以代指具体的人。

妻，甚至也不能做次妻，两者的结识不过是凭贵公子一时兴之所至，作为高级的女奴隶，供主人享乐而已。《源氏物语》正是从这样的眼目出发，来塑造这些中层妇女形象的。

源氏第一个结识的中层贵族妇女是空蝉。她是中层贵族、已故右卫门督^①的女儿，年老的地方官伊予介^②的后妻。伊予介之子纪伊守^③是源氏的家臣。一次，源氏为了“躲灾”到纪伊守的家中去，窥见了空蝉。这使他想起了“夜雨品评”时其他贵公子讲述的“风流韵事”，于是动了渔色之兴，闯入了空蝉的内室。以后，源氏不能忘情于空蝉，但空蝉是一个聪明而善于思考的女子，她考虑到自己的为人妻的地位，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决心不再给源氏以可乘之机。虽然源氏几次再到纪伊守家去，空蝉都脱身逸去，源氏笼络了空蝉的弟弟，遣他送去求爱的和歌及信，空蝉都坚决予以拒绝。作者在塑造空蝉这个形象时，描写空蝉容貌并不美丽，但却是个很有气品的女子。作者着重刻画了她聪明而富于理智的性格，她严肃拒绝了源氏的纠缠，但又勾起她身世凄凉的处境，对身分高贵而又年轻美貌的贵公子的钟情，抱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矛盾心理。在源氏说来，他对空蝉的感情，不过是他以后“泛爱主义”的最初的流露；而在空蝉说来，却留下了终生的痛苦。

夕颜^④是另一个中层妇女遭受损害的形象。她先是受到左大

① 右卫门督——官职名。“卫门府”置长官左卫门督与右卫门督各一员，从四位下。

② 伊予介——“伊予”是地方的“国”名。“介”是次于“守”（长官）的地方官吏，这里借指人。

③ 纪伊守——“纪伊”是地方的“国名”。“守”是地方政府的最高官吏，这里借指人。

④ 夕颜——原是一种夜晚开放的葫芦科的白色小花。这时借指人。源氏与夕颜结识，是以夕颜潜居的篱笆上的“夕颜花”为媒介的，因以名此女。